

史記戰國策鈔

全

特257
421



始



時 257
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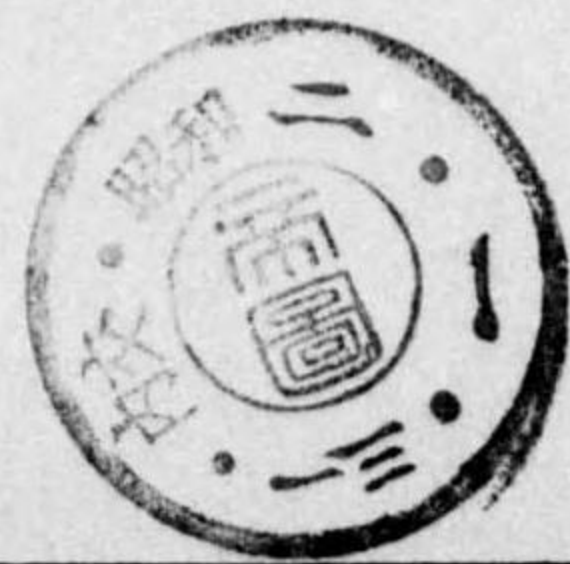


史記戰國策鈔

興文社編輯所編

東京

株式會社 興文社



例言

- 一此書爲中學漢文課本而纂也故於其擇文之競事之核義之高也參致其意
- 一遷史披錦難於裁袴簡之不易先人旣言之今此書主據史記菁華錄古文看詮而摺摭列傳數篇亦止欲舉事文之精要而已
- 一國策淺露固難駢左國之有含蓄然其文雄俊能振起人遷史以外或推之第一今與遷史并鈔可以概觀漢秦閒文字真是奇偉也
- 一史記國策各行于世有數本今參善本而校訂之
- 一欄外施略解者亦爲初學而已識者幸勿咎其淺近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一 關於本館所編各書之旨趣與學而自編各書之旨趣

附言

目次

史記

- 伯夷列傳
- 老莊申韓列傳
- 司馬穰苴列傳
- 商君列傳
- 張儀列傳
- 孟子荀卿列傳
- 孟嘗君列傳
- 平原君列傳
- 信陵君列傳
-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淮陰侯列傳節錄

張釋之馮唐列傳

李將軍列傳

戰國策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

扁鵲請除秦王之病練習

息壤之盟

李斯諫秦王逐客

鄒忌諫齊威王

淳于髡一日薦七士

陳軫說昭陽以蛇足譬

君王后解玉連環練習

馮諼為孟嘗君收責於薛

江乙對宣王問練習

楚荆王受不死藥練習

豫讓為智伯報讎

魯仲連不帝秦

吳起說魏武侯河山之險不足恃

魏公叔痤辭賞田

魯君酒味色論

惠子樹楊之喻練習

惠公說魏公子弛魏王葬期

郭隗為昭王買死馬骨

蘇代蚌鷸之喻

樂毅報燕王書

燕王遺樂閒書

燕王遺樂閒書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史記戰國策鈔

與文社編輯所編

史記鈔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

載籍ハ書籍ナリ

遜ハ退ナリ

岳牧ハ四岳九牧ト

ナリ

官ナリ

成薦ハ「ミナス

ム」ト訓ズ

典ハ主ナリ

許由ハ古ノ高士

卞隨務光ハ二人ノ

高士

冢ハ塚ナリ

倫ハ類ナリ

希ハ稀ナリ
暗ハ視ナリ
載ハ逸ナリ詩經ニ
載セザル詩

即ハ扣ニ同ジ

于嗟ハア、ト訓
ズ祖ハ往ナリ
命ハ天命ナリ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
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
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
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蚤ハ外ナリ
天ハ幼ニシテ死ス
ルナリ
盜跖ハ古ノ大盜
華ハ昔コ罪ナリ
恣睢ハ昔シキ怒意
怒視ナリ

儻ハ「マシ」ト訓ズ

狗ハ「シガフ」ト訓
ズ
夸者ハ大言無實ノ
人ナリ
馮ハ恃ムナリ

閭巷ハ村里ナリ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
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
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
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
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
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

聃ハ音タン

駕ハ車ニ乗リテ行クナリ

蓬累ハ智能ヲ晦マ
スノ意ナリ
行ハ去ルナリ

罔ハ網ナリ
綸ハ釣糸ナリ
矰ハイグルミノ矢
ナリ

備ハ音タン

段干ハ魏ノ地名

紉ハ音チエツ
黹ナリ

黹ハ音「サンカ
ク」キビシクハ
グシキナリ

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公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立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紉儒學。儒學亦紉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阿甄ハ共ニ齊ノ地名ナリ、甄ハ音ケ

扞ハ「フセグ」ト訓ズ、閭伍ハ卒伍ナリ

立表ハ木ヲ立テテ日景ヲ視ルナリ、下漏ハ水漏ヲ下シテ時刻ヲ知ルナリ

行軍ハ陣中ヲ見廻ルナリ

枹ハ音フ、太鼓ノ枹ヲ云フナリ、援ハ把ルナリ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

駟ハ車箱外ノ立木ナリ、駟ハ副ハ馬ナリ

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

寢ハ内殿ナリ

謂ハ穰苴ナリ

潛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閔廓ハ廣器ノ貌

襄ハ穰ノ正字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

散ハソシルト訓

甘龍ハ孝公ノ臣ナリ

杜摯ハ孝公ノ臣ナリ

庶長ハ官名ナリ衆列ノ長ナリ

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

名田宅名田ハ占田ナリ即チ己ノ名義ニテ田宅ヲ占有スルナリ
復ハ租稅ヲ除クナ
大ニ「アハス」下訓

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初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

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醉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

張儀列傳

關ハ釋ニ同シ

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

學渠ハ共ニ「ナシ」ト訓ズ
若ハ汝ナリ
而ハ汝ナリ

罕ハ稀ナリ
放ハ依ルナリ

關ハ「サカレリ」ト訓ジ、懸ケ離ルルナリ

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

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玉。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駑騶。束帛加璧。黃金百鎰。

蓋ハ音イツ二十四
兩ナリ

終身不仕。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騶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過ハ鍋ナリ車轂ノ
下ナル底脂ノ器ナ
リ之ヲ炙スレバ脂
流レテ盡キズ其辯
詞ノ展轉不窮ナルヲ

堅白同異之辯トハ
講辯ヲ以テ是ヲ非
トナシ非ヲ是トナ
スノ術ナリ

孟嘗君列傳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乎。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

綺縠音キコク綾アル薄絹ナリ

會業ハ家業ヲ捨テ賓客ヲ厚遇スルナリ

釋ハ止ムルナリ

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平原君列傳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

文ハ文事上ノ談判ナリ

邯鄲ハ「エ」ノ邯鄲ハ「エ」ノ名

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錄錄ハ碌碌ニ同シ
凡庸ノ意ナリ

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

釐ハ「キ」ト訓ズ
魏齊ハ魏ノ宰相ナリ

傳ハ騁傳ナリ

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賓宗室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

大贊ハ「ツケ」ト訓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

決ハ快ト同シ

資ハ音ナリ

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

嗷暗ハ音クワクサ
ク、多音ナリ
存ハ見舞ナリ

鄙嗷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韋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

補ハ音ラン、厭ナ

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

禮記主人ハ東階ニ就キ客ハ西階ニ就ク云トアリ

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以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

恤ハ音ジュツ、救ナリ

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

斤八十六兩ナリ

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

遣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

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許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

大ノ「イ」ホス「ト」訓

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宜亦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

嚙ハ音キ、驚キ怒ルノ辭ナリ

濁ハ音ベン

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渾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

盆ハ音ベン、伏セテルヤウナル瓦器ナリ、缶ニ同ジ

王擊瓠。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

肉袒ハ肌ヌギナリ
刑ハ鞭ナリ

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中人曰。藺相如。一卒曰。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塗以轄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

當ハ音シナリ
籠ハ音リヨウ、轄
ナリ
轄ハ音エイ、車軸
ナリ

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

劍ハ鼻ヲ切ルナリ

腹ハ板ニ同シク挿ハ蝸ト通ズ鈔ナリ

邊ハ盤ナリ。二十

緯ハ赤地ノ網ナリ

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之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適ハ敵ト通ズ

適ハ音ケウ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悼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經ハ「ケビ」ト訓ズ
脰ハ「ケビ」ト訓ズ

國既破亡。君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

蒲伏ハ匍匐ニ同シ

戲下ハ麾下ナリ

連敖ハ楚ノ官名、
司馬ナリ

滕公ハ夏侯嬰ナリ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

衆ハ音ケイ

屬ハ「フム」ト訓ズ

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

盱眙之晉クイ、地
名ナリ

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

昧ハ晉マツ

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何。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

稱ハ音キ

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命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

黨ハ備ト通ズ「モ
シ」ト訓ズ

蒯ハ音クワイ

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

嘗ハ積財ナリ

大觀ハ「シメス」ト訓

獸ハ教フナリ

靡靡ハ相隨フナリ

實ハ誠ナリ

公車ハ門ノ名ナリ

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尙。然其敝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

居北臨河ハ北邊ノ岸頭ニ登ルノ意ナリ
慎夫人ハ邯鄲ノ人ナリ

紵絮ハ音チヨシヨ
麻綿ナリ
斬陳ハ音サクテン
糝漆ハ音シヨシツ
粘著ナリ
邯ハ「ヒマ」ト訓ズ

頼ハ幸ナリ

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河。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糝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頼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

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是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

過ハ管ムルナリ
鞮ハ足袋ナリ

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主臣トハ人臣タル者恐惶ノ意ヲ表スルノ辭ナリ

圖ハ門限ナリ

軍市租ハ軍中ニテ市ヲ立テ租ヲ徵スルナリ

數ハ音コウ。百金之士ハ其功百金ヲ賞スベキ者ナリ

私養錢ハ私財ナリ

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

尺籍伍符トハ軍中ノ規則命令ヲ云フ
莫ハ幕ニ通ズ

罰作ハ罰シテ勞作セシムルナリ

蕩蕩ハ公平ナリ
便便ハ辨治ナリ

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李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父。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

衝陷折關ハ臂力ヲ振ヒ擊ツ所碎ケザルナク、衝ク所陷ラザルナキヲ云フ

廣ハ漢將トナリ私ニ梁王ノ印ヲ受ケ故ニ賞ヲ得ザルナリ

中貴人ハ内官ノ幸貴ナル者ヲ云フ

縱ハ馳騁ナリ

雖ハ大驚鳥ナリ

匈奴ニテハ善射者
ヲシテ之ヲ射シム
ルナリ

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
 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
 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
 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
 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
 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
 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
 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

才斗ハ綱ニテ作リ
一斗ヲ入ルベシ蓋
ハ之ニテ炊ギ夜ハ
之レチ撃ツナリ

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
 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
 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
 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
 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士卒亦佚
 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
 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
 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
 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
 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
 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

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伴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乃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

潁陰侯，漢嬰孫，名八駿。

韓將軍，韓安國子。

關狹，遼近ナリ。

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

大將軍，衛青ナリ。

圖ハ音エン圖ナリ
大黃ハ弩ノ名ナリ

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圖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入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

下中ハ下等ノ中ナリ

驃騎將軍ハ霍去病ナリ

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

走ハ「オモムク」ト
謂ズ
右將軍ハ趙食其ナリ

或ハ惑ト通ズ

幕ハ漢ト通ズ沙漠ナリ

糲ハ香ビ乾飯ナリ醪ハ香ラウ濁酒ナリ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

園ハ神道ノ地ナリ壙ハ音セン短壙ナリ

上雍ハ主上ナリ雍ハ助字ナリ

陵遲ハ家名ノ道トナリ追ヒニ衰微スルコトナリ

酒泉張掖ハ共ニ郡名ナリ祁連天山ハ共ニ山名ナリ

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墺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

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之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峻ハ音シユン誠謹ノ貌ナリ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峻峻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戰國策鈔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

貉ハ音ハク額ニ通ズ

文章トハ法律ヲ云フナリ

南北ヲ從トシ東西
ヲ橫トス

杖ハ戈戟ノ柄ナリ

元ハ長ナリ人ハ萬
物ノ長ナリ故ニ元
元トハ人人ナリ

資用ハ小使錢ナリ
贏ハ乘ナリ一マ
フト訓ズ、勝ハ音
トウ、履衣ナリハ
ハキト訓ズ、蹠ハ
音ケツ鞋ナリ

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
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竝飾。諸侯
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
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
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
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
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
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
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
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
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
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蹠。負書擔

粧ハ音ジン織機ナ
リ
媵ハ嫂ニ同ジ

體ハ音ケフ「ハコ」
ト訓ズ

搗ハ量ナリ摩ハ研
ナリ

燕烏集闕トハ陰府
ノ書中ニアル篇名
ナリ
受ハ授ナリ

純ハ束ナリ

式ハ用ナリ以ナリ

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媵不爲炊。
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媵不以我爲叔。父
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
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
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
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
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
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
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
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
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

煇燄ハ音ケンクワ
ト共ニ「カガヤク」
ト訓ズ
桐門ハ垣ヲ穿チテ
桑戸ハ桑ヲ以テ門
トナス
捲ハ木ヲ揉シテ
トナス皆貧困者
ノトス所ナリ
抗ハ抑フルナリ

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太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樅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士。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媵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扁鵲請除秦王病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

已ハ瘧ナリ

石ハ硬ナリ「イシ」ナリ
ト訓ズ石針

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息壤之盟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爲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

三川ハ韓ノ地

倍ハ背ト通ズ、險ヲ越エテ之ヲ背ニスルナリ

先王ハ惠文王

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曾子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之為臣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釋ハ音キ

公仲侈ハ韓ノ相ナリ

費ハ魯ノ邑ナリ

杼ハ音チヨ機織ノ具「ヒ」ト訓ズ

李斯諫秦王逐客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敗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疎士而不用。是使

注漑渠ハ溝洫ナリ

崑山ハ神山ナリ玉
 ナ産ス
 隨ハ隨侯ナリ
 和ハ和ナリ
 明月珠ハ徑三寸光
 千里ヲ照ラス
 太阿ハ寶劍ノ名
 織離ハ馬ノ名
 翠鳳ハ鳥ノ名
 トチ以テ飾リタル
 ナ云フ
 麗ハ音タ鰐ノ類ナ
 リ其皮以テ鼓トナ
 スベシ
 馱駝ハ駿馬チ云フ

傳ハ附ナリ
 阿ハ音シ耳飾ナリ
 阿ハ地名ナリ
 綺ハ繪ナリ

箏ハ音シヤウ古ノ
 樂器ナリ
 鞀ハ音ヒ股ナリ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駝。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壤叩鈺。彈箏搏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壤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

樂ハ助クルナリ

藉ハ貸ナリ

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鄒忌諫齊威王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昉麗。朝服衣冠。鏡。謂其妻曰。我孰

昉ハ音イツ光麗ア
 ルチ云フナリ

孰ハ熟ナリ

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如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其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謂戰勝於朝廷。

淳于髡一日薦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罽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榮胡、桔梗ハ共ニ
山草ノ名
罽黍ハカウシヨ、
梁父ハリヤウホ共
ニ山ノ名ナリ
鄒ハ音ケキ障ト同

陳軫說昭陽以蛇足譬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吳ハ殊ナリ

卮ハ音シ

錐ハ音スキ「キ」ト訓ズ
ト訓ズ
ト訓ズ
ト訓ズ

君王后解玉連環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馮諼爲孟嘗君收債於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

馮諼ハフウケン諷
ヲ燈或ハ職ニ作ル

草具ハ草菜ナリ

揚ハ音ケツ「オア」ト訓ズ

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慥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責ハ債ナリ

憤ハ「ミダレ」ト訓ズ
情ハ音タウ弱ナリ

長驅ハ疾行ナリ

下陳ハ後宮ナリ

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馳。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

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江乙對宣王問

昭奚恤ハ人名ナリ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

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楚荆王受不死藥

中射ハ侍御ノ官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豫讓爲智伯報讎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朽。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

枵ハ音ウ錢ナリ

厲ハ癩ナリ

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以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

舍ハ殺ト通ズ

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

勝ハ平原君ノ名

召ハ紹ト通ズ、紹介ナリ

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

鮑焦ハ周ノ隱士ナリ。愧テ重シテ死ス

正ハ政ナリ

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

天崩地坼ハ天子崩
ズルナイフ
斫ハ斬ナリ

烹醢ハ音ハウカイ
烹デシシビシホ
ト爲ス

脯ハ乾肉ナリ「ホ
シシ」ト訓ズ
脯里ハイウリ莢里
ナリ

莞鍵ハ共ニ「カギ」
ト訓ズ

簪ハ音ヤク、綸ナ
リ、鬪ヲ閉ヅルナリ
塗ハ塗ナリ

北面ハ主人弔ヲ受
クルノ位ナリ

飲含ハ珠ヲ死者ノ
口ニ啣マシムルヲ
イフ

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于脯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飲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

魏ハ僂ト同シ賤シキナリ

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與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吳起說魏武侯河山之險不足恃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汝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罕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彭蠡ハ昔ハウレイ湖ノ名

天谿ハ河濟ナリ盧罕ハロダク地名伊洛ハ二水ノ名孟門ハ山ノ名漳釜ハ二水ノ名

魏公叔痤辭賞田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揀撓ハ音レンダウ
敵兵ヲ撃チ亂スナ
リ
爨襄ハサンシヤウ
二人ノ名

魯君酒味色論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擇言ハ善言ヲ擇ビ
テ言フナリ

不寐ハ「アキダラ
ズ」ト訓ズ

煎熬ハセンガウ共
ニ「イル」ト訓ズ

南之威ハ美人ノ名

白臺閭須ハ皆美人
ノ名ナリ

惠子樹楊之譬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惠公說魏公子弛魏王葬期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

變ハ音ラン漏流ナ
リ前和ハ棺ノ頭ナリ

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變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變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郭隗爲昭王買死馬骨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少。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吮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

誦指トハ拱手ト云フガ如シ

吮藉叱咄ハ音ク、シヤシツ、トツ、叱訶ナリ

涓人ハ調者ナリ

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養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涓ハ音シ

蘇代蚌鷸之喻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日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

蚌ハ音バウ「ハイ、グリ」ナリ

鵠ハ音イツ「シギ」ナリ

鵠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鵠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鵠。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樂毅報燕惠王書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

五國ハ趙、楚、韓、魏、燕ナリ
三城ハ聊、莒、卽墨ナリ

畜ハ音キケ、畜幸ハ音養愛幸ナリ

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

大呂ハ齊鐘ノ名ナリ
元英ハ燕宮殿ノ名ナリ
故鼎ハ燕鼎ニテ前ニ齊ニ輸サレシモノナリ
歷室ハ燕殿ノ名ナリ
薊邱ハ燕ノ都ナリ
汶篁ハ齊王ノ汶上ノ竹ナリ
頓ハオトスト訓

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強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愜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

庶孽ハ妾腹ノ子
萌ハ根ナリ

離ハ離ルナリ
遭フ

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鷓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唯君之留意焉。

燕王遺閒書於趙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

端ハ「ツマビラカ」ト訓ズ

商容、箕子ハ殷紂王ノ賢臣ナリ

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

編ハ推シ量ルナリ

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史記戰國策鈔終

燕王遺聞書於趙
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文部省檢定出願中

大正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印
大正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發
昭和二年一月廿三日訂正再版印刷
昭和二年一月廿六日訂正再版發行

史記戰國策鈔
定價金貳拾五錢
昭和二年度金四拾三錢
臨時定價

編輯者

興文社編輯所

印刷者

株式會社 興文社
代表者 鹿島長次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印刷所

興文社工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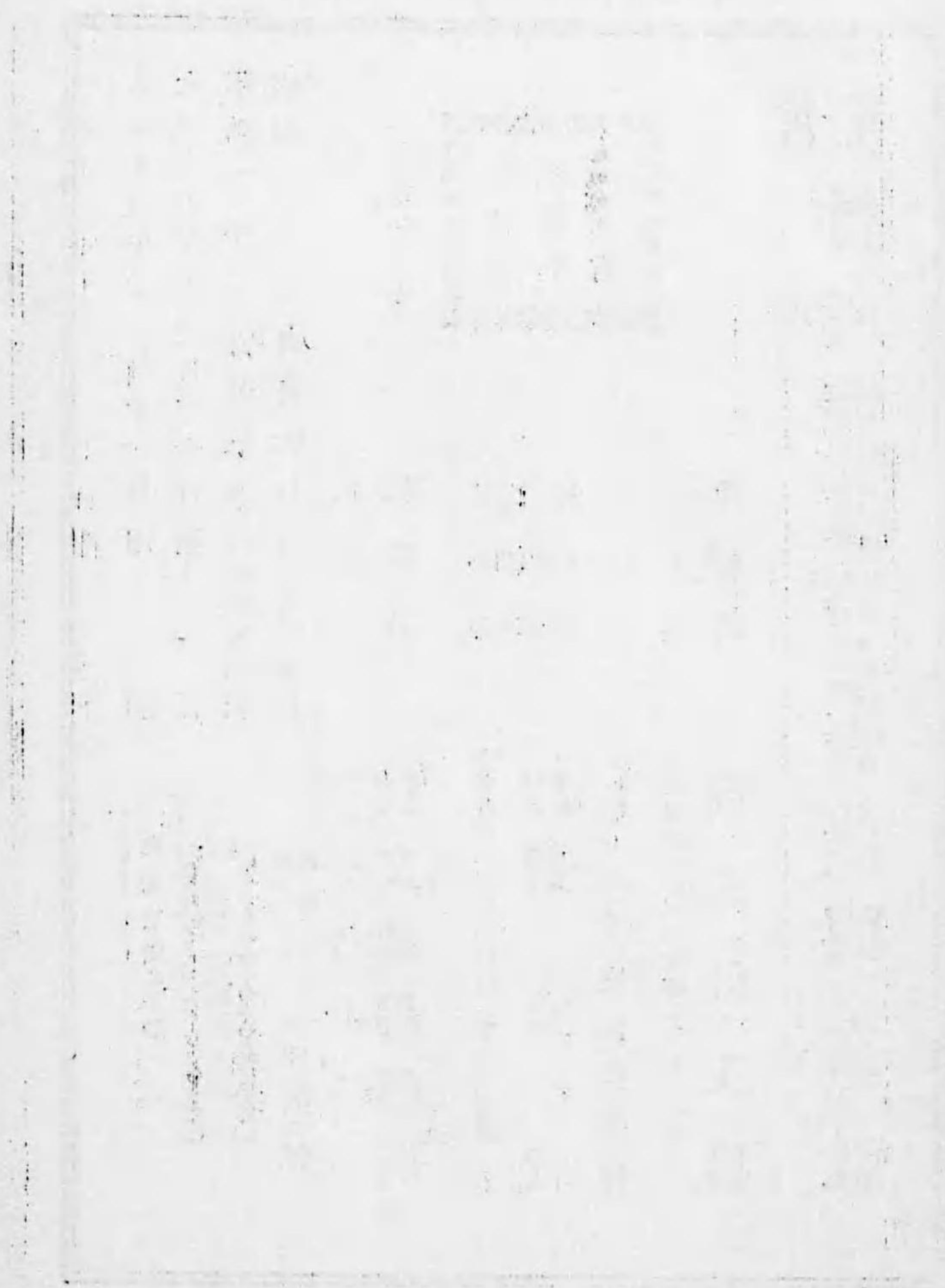
著作權所有

發行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一八四四番

株式會社 興文社

308
32



藏

編

終